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地震故事：“5·12”个人亲历 /黄仲琼主编.
成都：天地出版社，2009.5
ISBN 978-7-5455-0120-9

I. 我… II. 黄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地震灾害—概况—四川省—2008③抗震救灾—概况—中国—2008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7590号

我的地震故事：“5·12”个人亲历

WO DE DIZHEN GUSHI 5 · 12 GEREN QINLI

黄仲琼 主编

组 稿 侯安国
责任编辑 李 云 李婷婷
责任校对 程 于
装帧设计 陈 旭
责任印制 桑 蓉

出版发行：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三洞桥路 12号 邮政编码：610031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
电子邮箱：tiandicb@vip.163.com

博 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tiandiph>

印 刷：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75mm×250mm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320千

版 次 2009年 5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9年 5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 28.00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0120-9

■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，举报有奖！

举报电话：(028) 87734601 (市场部) 87735269 (营销部) 87734639 (总编室)

序 言

曾维才

2009年2月的一天，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，其中有黄仲琼女士。

大地震后，大家难得聚在一起。席间，话题扯到“5·12”来了。一年来，要说绵竹人最热门的话题，自然是大地震的故事了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闲言碎语间，都离不开“5·12”。这是绵竹人的心病，也是绵竹人的历史，我们回避不了。

黄仲琼女士给我们讲她的地震故事、她看到的或听到的别人的地震故事，言辞间情绪激昂。她说，想编写一本关于地震的书，甚至讲到这本书的风格特点。我留心听她说的关于民间搜集、关于真实记录……她讲了许多。

朋友们散去了，各自回家。

黄仲琼女士的话始终在我脑海中盘旋，我钦佩她对此事的认真态度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，关于大地震，绵竹人有太多的故事，尤其是发生在老百姓身上的故事，很是值得书写。假如将那些平日里我们口口相传的地震故事搜集起来，编辑成书，既是对千年不遇的大地震的历史记录，也是对绵竹人文历史的一个保存，更是对大灾难罹难者的告慰……

我们需要这段真实记录的历史。或许它没有慷慨悲壮的情节，也不着意彰显激昂豪迈的斗志，大家记录的，或是灾难袭来时的恐惧、怯懦，甚至贪生怕死，或者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灾中亲历和灾后琐事，但是，它却能更广泛更深入地反映灾区群众在灾难中的遭际与生活。读者可以从更细微更真实的角度透视灾区人民的心理，触摸灾区人民的脉搏。这些文字将以更真切的心跳连接关注灾区的善良人士的心灵。或许，它不是一次彻底的全方位的全景式的记录，但是，它作为真实的录写，却可能成为日后研究汶川大地震很重要的资料；心理专家研究灾难综合征，也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个案实例。其潜隐的文化价值将在当下或者日后日渐显露出来。

基于以上考虑，10天后，我跟黄仲琼女士联系，询问她对此事的具体想法。起初她很诧异，得知我对此事的慎

重态度后，很高兴地说，可以进行这项工作，因为她可以找到愿意干这事的朋友。于是，编写本书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编写本书，完全是这帮朋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。

现在，我手边有这本书的样稿了，一个多月的辛苦换来了书的雏形，真的不容易。照编者讲，这是一本还原大地震老百姓真实生活的书。就我所知，其中不少的篇幅，都是“5·12”后即写成的文字，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记录这段历史，现在，它们汇集在一起，成为绵竹人回忆黑色岁月时难得的历史资料。

根据搜集到的素材的内容和形式，编者将书的结构分为“黑色记忆”“震后生活”“地震日记”“深情祭奠”四个板块。“黑色记忆”主要记述大地震发生瞬间的惊魂故事，以及地震后短暂的时间里人们自救或互相营救的故事。在“震后生活”内，读者可以看到大地震后灾区民众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。“地震日记”板块里的文字，大多是作者在地震发生时即时进行的记录，这些作者深知当时的翔实记录或许就是日后回首“5·12”大地震最重要的证据，因为大家都清楚一点——记忆有时会欺骗人，而即时记载却能真实保存历史与文化。也有事后补写的回忆记录，但大体保有相对的真实感，也算是珍贵的留存了。对逝者的怀念，从本书编辑始，就成为大家的共识，或许读者在“深情祭奠”板块内没看到更多纪念逝者的文字，这缘于编者坚持的一个原则——宁缺毋滥，忠实于人物故事的真实性、缅怀者情感的真实性。

我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聚会、审稿，深知为了编写这本书，作者们很辛苦，个中滋味不再赘述，在此，借书一角，聊表谢意。

“5·12”大地震是特大灾难，相信日后关于大地震的记述文字还会更多，更有价值的书籍还会陆续出版，那么，就从这本书开始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程吧。

2009年 5月



黑色记忆

诗人呀，请你为上帝的缘故，
引导我逃出这个森林和其他更坏的地方吧；
伴着我到你方才所说的境界，
一看沉溺在悲哀的深渊里的幽灵；
最后引导我到圣彼得的门。

——但丁 《神曲·地狱》

{陈燕的故事}

陈燕：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汉旺分公司职员，家住重灾区汉旺镇炭市坝街。地震发生时，正在公司上班。这个勇敢的女人，却始终无法接受地震这一事实。

黄仲琼

5月12日，我正在公司上班，坐着的椅子突然上下跳了一下。我左右看看——没有人碰我的椅子，接着，又是第二下，心里顿时“咯噔”一下：糟了，地震了！我什么也来不及想，什么也来不及拿，飞快地往外冲。

我靠着一辆汽车，站在公司院子里。此时，办公大楼还在嘎吱嘎吱地摇，墙壁不断地裂口，眼见着裂缝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宽。房子怕是要塌了吧。我惊恐地一直盯着面前的楼房。此时，还有一个同事因为防盗门被震关了，还待在里面。

我呆了，周围的人都呆了。耳边隐约传来一些尖叫声。

不一会儿，办公大楼停止了摇晃。我们这才发现背后的围墙已经倒了，灰尘漫天。旁边财险公司楼房的厕所部位也已经塌了。

就这样一直傻兮兮地看着房子，直到地震结束。房子没有垮，我们松了一口气，赶快冲出公司。一个大爷倒在门口，满身是血。街道上满是乱石砖块，我们踩着乱石飞快地跑到神武汉王雕塑前，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。

神武汉王雕塑是汉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有一个传说。汉王刘秀在登基前流落到此地，承蒙这里的老百姓和特殊地理位置的保护，后来，他登上皇位，便封此地为汉旺，意即汉朝兴旺。雕塑很壮观，几个武士装扮的人骑在马上，手挥长剑。全石头雕刻。

因为地震，几个武士的头已经滚落在地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几个亲戚，心里平静不少。

这时，到处是呼喊的声音，大家都在疯狂地寻找亲人。我准备去找住在炭市坝街的公公、婆婆，我跑到汉旺上街口，街上堆满建筑垃圾，无处下脚。再看看两边未倒的楼房，都裂了口子，愣了一两秒钟，只见旁边的人都转身往后街跑，我也跟了去。

除了东方汽轮机厂家属区，汉旺就两条街。前街是商业街，衣服店、手机店、饭店、银行都在这里，楼房居多。后街叫顺河街，河那边是东汽家属

区；另一边是平房，大都是铺面，卖五金、日用品等，一直排到山脚下与前街会合。

后街比我刚才看到的前街更要惨烈。一路上，好多人都在叫着救命，还有很多人请求帮忙。我无力相救，不禁加快了脚步。

走到我们住的那条街，只见一片废墟，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。我忙往家的方向冲去，只见公公婆婆已从里面出来，手上抱着棉被。我家是自建三层砖混楼房，在街尽头，靠着前街转角处，一条街，就只有我家还在，只是楼梯已经垮了。

炭市坝街有很多店铺，理发店、百货店、麻将馆……地震时，理发店里的人都往外冲，只有一个小伙子没动，他说：“跑啥子嘛跑，我看它有好凶！”结果，当场砸在里面，只留下了这句豪言壮语。街上的几个小麻将馆里摆放着密密麻麻的桌子，坐里面的人要出来基本不可能，被砸死在里面的人不计其数。从这条街往山的方向，无论平房、楼房几乎都倒了。

我和公公婆婆往外跑去。路上，看见很多人涌向东汽商场。原来，他们打算去东汽商场“取”东西。我也跟着去了，让公公婆婆到雕塑前等我。

东汽商场里一片漆黑。许多人冲进去，还有很多人抱着东西冲出来，没有售货员。我凭着记忆冲到食品区，摸到了一些水、饼干。脚下不时有东西挡住去路，心狂跳不止，只盼望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
出来后经过一个蛋糕店，大玻璃窗已经没有了，一些大胆的跳到里面，正在拿蛋糕，我没力气跳进去，在我的苦苦央求下，有人递了一盒蛋糕给我。我刚从办公楼里冲出来的时候，一起的同事带了20元钱，我们买了两斤苹果，口袋在慌乱中挤坏了，已经不晓得掉到哪里去了。

晚上，一大家人待在雕塑那里，一会风，一会雨，熬了一夜。唯独不见么爸和么婶。么爸和么婶就住在公公婆婆家隔壁，是连着修建的楼房。13日，我们在住的那条街上找到了么婶的遗体，她跑出家门时被楼上飞下的石块当场砸死。我们抬着么婶的遗体去东汽小学作了登记。

13日、14日、15日、16日、17日……我们晚上到青白江的一个表姐家住，早上就回到汉旺。么爸还未找到，我们问了很多，都说没有看见他，我们始终认为他还活着。17日，就在么爸家的院子里，我们找到了他的遗体，他是被旁边的五层楼房塌下来砸死的。

死的人太多了，当地的火葬场根本无法火化。我们去东汽小学找么婶的遗体，准备将他们一起带到外地火化。可是，被告知由于无法与我们联系，为了防止瘟疫，已经就地将她掩埋了。后来，我们只好把么爸的骨灰和么婶的衣物埋在一起。

安葬了么爸和么婶，在汉旺的日子依然十分忙碌。我和很多朋友都当了

志愿者，搭帐篷、发矿泉水。每一间屋子都散发出难闻的气味，加上浓烈的消毒水气味，整个汉旺，就像一座坟墓。

因为地震那会儿走得急，什么也没带，我常回我家拿些必需的东西。我结婚后购了一套商住房。每次回去，我都很平静，总觉得过段时间我们还可以回去。

可是，6月份再回去时，楼梯因为余震已经全垮掉了，再也上不去了。我当场就哭了。

后来，全镇居民都搬到了武都板房区。密密麻麻的板房，几万人住在那里，总让人容易迷路。每次从外面回来，只要一到武都板房区，我就会哭——家，从此真的没了？曾经的生活就真的不再回来了吗？

{ 陈阳君的故事 }

陈阳君：绵竹市遵道镇棚花村 12 组乡村医生。
地震发生时，正在医疗站。灾后一直忙着抢救伤者。

黄仲琼

我是这个村的乡村医生，当地叫赤脚医生。55 岁了，从事这个工作已二三十年。这里离镇卫生院有三四里路，到绵竹还有近十公里。

像我这样的乡村医生，家一般也就是我们的诊所。周围的老百姓患了感冒什么的，都上这儿来拿点药。

5 月 12 日那天中午，没有病人。于是，我和几个朋友约好玩会儿牌。我不能走远，于是几个人就在我家门前玩牌。

刚开始玩第三把，只听刘聋子惊叫：“地震了！”说也奇怪，这个刘聋子，平时耳朵不好使，所以得了这样的外号，今天却异常灵敏。他刚叫完，还没来得及跑，就见我家里的 12 间房子哗啦全倒了下来，速度快得堪称“顷刻之间”！

公路两边的房子一下子都垮了，全在顷刻之间，几十户人哪！惊叫声、呼救声，还有呼天抢地的哭喊声……

“先救人，把活着的挖出来再说！”所有人都在挖人，挖自家的、挖邻居的……

约莫半个小时后，村支部书记来了。因为我们村是两村合并的，刚才村

支书先去了另一边。“药在哪里？”村支书问我。

我指指房子：“全埋在里面了。”

“伤者太多了，送出去治怕是很难，陈医生，你先给医治……”

我点头说：“要得。”

一个个伤者被挖了出来，血顺着伤口往外流，泥灰将人搞得面目全非。在以前，一两个这样的伤者我是见过的，可是一下子这么多伤者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

在村支书的组织下，挖出了一些药、绷带、生理盐水。村里临时在山脚下的梨花广场设置了一个医疗站。

梨花广场大约是 2005年建成的，像一朵盛开的梨花。那年，梨花节的主会场也设在遵道镇，一个广场人山人海，处处欢声笑语。绵竹已举办了大约十届梨花节，沿山几个镇乡的公路全部连接通了，所以，每年各镇乡轮流设主会场，而游客可以全线游览，车子川流不息。

“陈医生！”

“医生！”

“先生！”

我就在梨花广场上被伤者和伤者家属喊个不停，抢个不休。洗伤口、包扎、输液……一个接着一个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金花镇玄郎村的 1000 多村民也走下来了。1000 多人啊，有的背着伤者，有的背着背篓，里面是些必需品，有光脚的、有穿拖鞋的……哭的哭，嚎的嚎，简直比逃难还要惨！

他们说，山里面好惨，房子全垮了，好多人当场就没有了！当然，他们不知道，山外也并不轻松。

我是这里唯一的乡村医生。1000 多人到来，更增加了许多伤者，我不停地在人群中穿梭，处理着伤口。

后来，没有生理盐水了，只有用矿泉水加些盐，冲洗掉伤口里的沙石……没有夹板，折一截树枝就当夹板；没有绷带，撕一片衣服就成绷带……

有一个伤员是我的隔房妹妹。她头面部无伤，但呻吟得很厉害，我知道她是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应该想办法立即送出去！可是，没有交通工具，我也没有有效的救治办法。我无能为力，只能给她服了些止痛药，挂上盐水，也没时间多去看看她，下午 4 点过，妹妹死了。

在这里作了简单的处理后，乡亲们就把一些重伤者往镇卫生院送或者往城里送。板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……凡是能够使用的交通工具，全都拿出来了，实在找不到交通工具的，就抱起伤者徒步下山。我无能为力，只能说：“快送，快送，兴许还能捡回一条命。”汽车，成了当时最奢侈的希望。路

过的车都被乡亲们拦了下来，让它带走重伤员。好在，很多司机都这么做了。

到了晚上八九点，由于体力透支得太厉害，我几乎站不稳了。顺手找了一把玉米秆铺在地上，坐下抽了一支烟。

趁着抽一支烟的工夫，我好好地喘了几口气，这才有空看看这满广场的伤员、血迹和尸体。简直不敢相信！

快到晚上，下雨了。

有人在附近的农家乐里找到一把大伞，十几个人，躲在一把伞下。乡亲们很尊重我，让我进去躲雨。

{ 杜秀昌的故事 }

杜秀昌：86岁，家住绵竹市南街天宇房产商住楼。

地震时，她正在午睡。她不知道儿子早就逃出屋子。地震结束，当媳妇责备儿子时，她说出了让大家无语的话……

黄仲琼

杜秀昌老人的媳妇跟我是熟人，经常在我面前提起老人。老人最风趣的口头禅是：“等我老了，我还要……”呵呵，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86岁了。

老人从1981年开始就一直跟着小儿子和儿媳妇一起住。她说：“我的儿子和儿媳妇很孝顺我，这么多年了，一家人就没有吵过嘴，好吃的好穿的，都不亏待我，生病了更是细心照顾……”老人跟小儿子从富新搬家到绵竹北门，又搬到南门现在的天宇房产商住楼。买这套房子时，儿子和儿媳妇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，便选了一楼。

5月12日，老人正在午睡，儿子在隔壁房间午睡。突然，床摇了一下，老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只听隔壁的儿子大叫：“哦！地震了！”接着，摇得更加厉害。老人叫了两声儿子的名字，可没有声音。老人艰难地从床上翻身起来，心里明白：肯定是地震了！于是，就用手撑着墙壁往门外移。回头瞥见儿子的床上没有人，喊了两声，家里也没人应答，便知道儿子早出去了。

刚到门口，楼上的邻居下来了，见老人步履维艰，便扶着老人往楼外走。一直走到大街上，才看见儿子正站在人堆里。看见老母亲出来，儿子赶紧上前扶住母亲，连声对邻居道谢。

“唉哟，我咋就把你老人家扔屋里了呢！”见到母亲，儿子如梦初醒，自

责不已。老人说：“你才出来？我还以为你早就出门了。”

后来，当一家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儿媳妇就拿出来取笑儿子：“你要求全家人都要孝顺老妈，谁对老妈有丁点不好，你就和谁急。怎么，遇到灾难了，你倒成了第一个不管妈的人了！”

这时，老人总说：“媳妇啊，不是因为他是我儿子我才袒护他，这是大灾大难，连蚂蚁都有求生的本能，何况人呢？这几十年你们都很孝顺我，我是该相信这几十秒，还是该相信这几十年呢？”老人还安慰儿子，“房子要真倒了，能活一个是一个，这个家才有希望嘛！何况，我不是没事吗？”

我后来听到一些关于震后离婚或者夫妻吵嘴的故事，总有类似的对白：“灾难来了，你比哪个都跑得快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恋爱那会儿赌咒发誓说永不离弃，都成了狗屁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……”

那一时的本能表现究竟能代表什么呢？

{ 黄小平的故事 }

黄小平：绵竹市发改局职工。

地震时，他居然疯狂地首先抢救刚买的轿车……

黄仲琼

黄小平曾经当过多年的兵，转业到发改局，应该属于反应敏捷型。屋子才摇了两下，黄小平已经从二楼办公室冲到了院子里。他没有感觉到剧烈的摇动，更没有人家说的站不稳的感觉。不过，看到很多人都坐在草坪上，他还是学着其他人的样坐了下来。楼房还在摇，他第一眼便瞥见了自己的汽车——标致 307（1月份才购买的）正紧贴着墙根停放着，再往上看，竟是一排排空调外机！黄小平的心那是一个寒啊。

记得保险条款写着，遇地震等不可抗拒因素将不予赔付。他无助地盯着他的车，心里一个劲祈祷：空调外机千万不要掉下来。凡是经历了“5·12”大地震的人都知道，那天的地震分了好几个时段，摇摇停停。黄小平那心啊，快要从喉咙里蹦出来了，在中途一次停止摇晃的时候，他做出一个十分疯狂的举动：飞快地冲上汽车，手抖着，很快地发燃火，然后迅速地把心爱的标致 307 移到了院子中间。他想，如果不这样做，他的心啊，不晓得还能不能承受楼房和空调外机摇晃制造的折磨。停好车，他总算松了一口气，

却看见两位领导从楼里冲出来，很狼狈的样子，心，一下子又莫名地收紧了，绵竹被震凶了哟。黄小平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又跳上车去找孩子、找父母……

{ 旷祥明的故事 }

旷祥明：绵竹西南供电所农电工。

地震发生时，他正在电线杆上施工。有人看见他在电杆上甩起“飞”。

黄仲琼

旷祥明是个电工，性格属于敦厚型的。笔者和他同在一个乡镇共事。

5月12日下午两点，九龙场镇。老旷记得很清楚，自己在电杆下接了个电话后就上杆去了。第一个线头还没有解开，老旷就感觉电杆在上下“中”（绵竹方言，意思是上下跳动得很厉害），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电杆又开始左右摇晃。出于本能，老旷死死抱住电杆不放。

电杆摇摆的幅度应该是很大的，老旷讲的时候，他的手也跟着左右大幅摆动：“电杆是左一米、右一米地摇。电杆往左时，我就拼命往右边挪，刚刚挪过去，电杆又换了方向，我又马上往左边挪，以免电杆倒下去时被电杆压扁！”可以想象，在那个地动山摇的瞬间，老旷如何像飞人一样在电杆顶上甩起打转。

“幸亏我抱得紧，这辈子就没有用过那么大的劲！”在飞转中，老旷感觉眼前的房屋像黑影一样，嗖的一下都没有了，眼前一片光亮，然后就是漫天灰尘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突然，听见有人喊：“老旷，在哪里？”老旷的意识才被唤回：得赶紧下杆去，由于慌乱和灰尘弥漫，许久打不开保险带，最后终于七忙八乱解开了一处扣子，从里面钻出来，没有用登高板，咻的一下就从10米高的电杆硬滑了下来，两条手臂净是血痕。

脚踩到地上，老旷正想重重地舒一口气，这时，又见眼前一个黑影一扇一扇的，仔细一看，是电杆边一堵4米高的围墙在晃动。老旷撒腿就跑，刚跳进旁边的水田里，围墙轰的一下倒下来。大地还在抖动，老旷站不稳，连滚带爬地上了田埂，两腿终于忍不住地发抖，瘫坐在地上……

50米开外有人在喊救命——有3个人被埋。老旷和工友忙着去救，活了

一个。其实，老旷当时真想回家看看房子以及屋里的妻子。

后来，他们才知道，凭借一些电工专用工具，他们几个人成了九龙镇第一支救援队伍。

{ 李姐的故事 }

李姐：绵竹市商业场后街三楼住户，家庭主妇。

地震时，她正在家里上网。

黄仲琼

李姐 30 多岁，地震时，李姐正在位于商业场后街三楼的家里上网，突然电脑摇了起来，她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迅速往外撤退。跑到门口时，她顺手抓起手提包，遗憾的是，那个包里恰好没钱，而就放在电脑旁的手机却忘记拿了。

李姐可以说是“飞”下楼的。楼下已经站着几个跑得快的人，更多的人还在往下冲。李姐的弟弟和弟媳恰好也在李姐家，也逃离了楼房，弟弟抖着手发动了汽车，往乡里狂奔。那个时候，几乎所有的城里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乡下，都想到了在乡里的老家、亲戚、朋友。

到达九龙老家，才发现老家的房子都垮掉了。活着的人都聚在院子里，正在七嘴八舌地讲述着自己的地震经历。下午 5 点开始变天了，飘起雨来。好在各家都有些办喜事、打菜子用过的花条胶布，于是大家便手忙脚乱地搭起棚子来。可是，当大家肚子咕咕叫的时候，才发现锅、碗、瓢、盆几乎都压在废墟里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几个能用的碗。几乎没有可以吃的，大都埋在废墟里，到处的商店也买不到东西。最后，一大院子人凑在一起，用挖到的米和田里的菜煮了一顿饭。

12 日晚上，风大，雨也大。搭的棚子没能经住考验，几十个人只能站在雨里受风吹。晚上，李姐他们非常幸运地打通了一个电台的热线。晚上 11 点多，一对成都夫妻开着面包车送来了一些吃的，连自家孩子没有吃完的奶粉也带来了。

14 日，因为生活的需要，李姐和亲戚回家拿些必需的东西。蹑手蹑脚，比偷东西还紧张，心狂跳不止。可越怕越乱，手上的一个锅盖不小心掉到地上，吓得她全身毛孔都张开了——千万不要把楼房震垮了。

提着大包小包的用品，看着一夜间到处搭建的棚子，李姐鼻子一下酸了，绵竹怎么就地震了呢？原先平静生活着的人怎么就成了“难民”？泪水怎么也止不住，流了一脸。“造孽啊！”李姐说简直不愿意再去回忆那段生活。

{ 林明洪的故事 }

林明洪：绵竹市汉旺镇集贤社区义务监督小组组长。家住重灾区汉旺老庙水巷子。水巷子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。
地震时，他逃过一劫，后来一直在救人、搭棚子。

黄仲琼

林叔讲得很平静，可是我听得并不轻松。

林叔家住汉旺镇老庙水巷子，是汉旺镇集贤社区义务监督小组组长。他住的院子里有六七十户，200多人，在地震中遇难的就有40多人，其他人几乎都受了伤。这里也是汉旺倒得最“彻底”的一处地方。地震时，林叔正换鞋准备出门，房子突然摇起来，林叔提着鞋就往外跑。

四周都是房子，林叔就处在房子群的中间。他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迅速地分析一下眼前的情况：出口是楼房，左右都是年久的平房。他果断作出决定：不能再往外跑，于是就在跟前一户他认为还算牢固的屋檐下蹲下，顺手将拿出来的鞋子顶在头上，算是安全帽吧。

“噼里啪啦”“噼里啪啦”“噼里啪啦”……周围一片倒房的声音，四处弥漫的灰尘让人根本睁不开眼睛。地震过去了，躲的地方只剩下跟前的一面墙，另外三面都没有了，（笔者注：灾区这种现象很多，很多农户，正面的墙好好的，另外三面却都没有了，可能因为当地装修习惯，残存下来的这面墙上几乎都贴有瓷砖，是不是这样就增加了抗震的力量呢？）林叔的左腿被埋在了瓦砾中。

然后就听见求救声——是邻居冯天森的声音。林叔将自己身上的废渣清理掉，也顾不得脚后跟的伤，找到了冯天森，只见他一只手臂还露在外面。好不容易把冯救出，才得知，冯的母亲还在他身下，刨开一看，已经没救了。接着，林叔又救出了一个受了重伤的老太太……在赶往女儿学校的途中，一路尽是废墟，树、广告牌都横七竖八地斜在街上，到处都是伤者、死者。后来，当林叔在汉旺中学找到女儿的时候，女儿正哇哇大哭——因为林叔迟迟

没来，他女儿还以为爸爸遇到了不测。

汉旺镇政府死了 17 名干部，林叔所在的集贤社区共 4 名干部，也一死一伤。13 日一大早，安顿好女儿，林叔就去了社区，社区干部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家垮了，还没时间去挖呢，以为你死了……活着就好，正缺人手！”从那以后，林叔就加入了救人大军。

13 日，还没有什么工具，林叔记得那天的消防队员用的是短柄铁铲。像林叔这种老汉旺，因为很清楚每一幢建筑，便主要负责带路，以及辨认、挖掘和抬遗体等。遇到废墟，部队先挖出一个口子，如果需要，便向等在后面的林叔他们发出指示。大家一边走，一边找，一边挖，到 10 点多，才终于救出一个活着的。下午两点，大家又渴又饿，便去东汽广场作了登记，领到一盒牛奶和三片夹心饼干。吃完“午餐”，大家又继续救人。

19 日，大部队进了汉旺，林叔不用再亲自挖人，主要任务是辨认遗体。所以，地震后，究竟挖过多少人、见过多少遗体，林叔都记不清了。我让他给我讲一个印象最深的，他想了很久，说：“都很惨，很多人挖出来都是乌青的，一个接着一个从眼前晃过，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。”

后来，他艰难地给我讲了两个场景：在老庙水巷子楼房里，一个无法证实身份的年轻女人，一只脚卡在楼板的预制板里，从上一层楼倒吊到下一层楼，衣服全倒翻过来，几乎赤裸。参加救援的人没有办法将她放下来，只能找了一张破纸，勉强为她遮蔽一下。还是在这幢楼房里，一个中年男人，估计是由于巨大的地震力量，从旁边的另一幢楼“甩”到了这里。见到救援的，男人呻吟着：“很冷，肚子很痛。”可是，大家上不去，只能给他找了一些破棉絮甩上去，准备第二天再去救，可是，第二天大家再去时，男人已经死了。

后来，林叔又参与了地震棚搭建、粮食分发等工作，一直忙到 6 月底。一天，当他抽空带上两个人准备回自己家里搬些东西出来时，家里却什么也没有了。对着自己多年经营的家，林叔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我问他：“在救人、挖遗体的时候，你哭过吗？”

他说：“那时候，大家几乎都不说话，很疲劳，也很难受，忍不住的时候也会流泪。”

我又问他：“现在你还会梦见那个时候吗？心里还会因此很难受吗？”

他淡定地笑笑，说：“不会，从来没有过。”

{刘洪荣的故事}

刘洪荣：绵竹市板桥镇柏杨村民兵连长。

地震发生时，刘洪荣正在绵竹西门农家乐“黄土高坡”，接到任务后迅速参与政府组织的救援工作。

黄仲琼

刘洪荣说，5月12日是一个朋友的生日。我和几个朋友约着到农家乐“黄土高坡”，正坐在院子里。“地震了！”大家都明显地感觉到了突如其来的震动，有的立即抱紧身边的树。几分钟过去了，眼前的农家乐全倒了，不过没有人员伤亡。

“我得回去了，晚上吃饭再打电话！”我留下一句事后证明极傻的话，搭上一个朋友的摩托车匆匆走了。“黄土高坡”位于绵竹城西郊一条渠道边，距公路一里多路，很有点闹中取静的味道。

到了公路，看见人群一片慌乱。只见离此不远的看守所武警全是荷枪实弹，很森严。“今天气氛不对嘛！”

朋友的摩托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坏了，没法再骑。迎祥广场人流暴增，捂着伤口、痛苦呻吟着的伤员一个接一个从眼前闪过。“都是在刚才的地震中受的伤么？”我心里隐约觉得事态很严重。我拿起手机给家里打电话，可无法接通。

正在焦急中，拦到一辆摩托车，原来是板桥老乡，准备去板桥学校看孩子。我们一路疾驰，所经之处全是恐慌的面孔，行人、车辆乱作一团，人们手里抱着的是伤员，摩托车上驮着的是伤员，板车上躺着的也是伤员……哪来这么多伤员！不过几分钟而已！

死者也不断地进入视线，公路边躺着的，屋檐下躺着的，绿化带里躺着的，人们背着的，抱着的，血淋淋的……

一路上，我不断拨打家里的电话，均无法接通。

不敢想象……

到了板桥学校，骑车的老乡急切地奔去看女儿，看到学校的房子还“站着”，老乡自言自语：“房子没有垮，应该没事吧？”然后撇下我，径直走了进去。

我又拦到第三辆摩托车才到家，好在板桥离绵竹不远。

家里房子还在，不过裂了大口子；邻居的一些房子垮掉了。大家都在帮忙掏被埋的人或是重要的东西。见到家里人的那一秒，我心里一阵狂喜！

不到 5 分钟，镇里的武装部长开着车来了：“找几个民兵，赶紧出发！”我当了 20 多年的民兵连长，这个时候没有退缩的道理。可是，上哪找人去呢？民兵此时根本无法联系。情急之下，我和武装部长只能在院子里见到壮劳力就动员。

大家都在忙，灰头土脸的。“家里房子都垮了，还把我拉走。”被动员的人有些抱怨，不过，还是都丢下了手里的活，跟着上车了。

一行 8 人，先到镇政府，武装部长将一摞迷彩服抱上车，让我们换上，然后向绵竹赶去。

先到达绵竹市武装部，然后又换车赶往市政府指挥部。正在这时，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冲了过来，报告：“我是遵道镇的，欢欢幼儿园很多孩子被埋，请求救援。”我们很快被安排上了一辆大客车，直奔遵道。

这时，我们就是赶赴战场的战士！

车窗外的情景让人越来越揪心：沿途的房子几乎都倒了，一路上是奔跑的人群……我们不知道怎样的任务正等着我们。

车停了，距欢欢幼儿园还有一段距离，车开不过去。哭喊声直冲耳膜。

我们跑步前进，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：一个幼儿园全成了废墟，废墟下不断传出哭泣和求救声，只能看见半个身子、半截腿、半只手……我一下子哭了，忍都忍不住。

几名消防队员已经在那里，可是，大家都无能为力，没有大型机械设备，大块的楼板无法搬动，更害怕由于无序的抢救给孩子们造成第二次伤害。因为，那些垮掉的水泥块、砖头、木棒，都悬在那里摇摇欲坠。

我们接到任务：维持秩序，控制局面！

现场有很多家长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；有些家长更是相当急躁，恨不得有三头六臂，或者有孙悟空的神力，一口气吹开这些压在孩子们身上的水泥块、砖块。同为父母，他们心里的痛我一想便知。

不一会儿，德阳旌阳区增派的一大车民兵赶了过来。

等待，等待……吊车终于来了。

师傅说：“前面干河子的桥在地震中成了危桥，心惊胆战地才开过来！”

吊车来了，原本等在那里的一个干部开始指挥。我们一边帮忙控制局势，一边搬那些零碎的渣块。

又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晚上 10 点左右，终于救出了第一个活着的孩子。

期盼得实在太久，在场的人都报以热烈掌声。希望，这是绝望中升起的一线希望！

一个教师，身体都僵硬了，弯着腰，胸前抱着一个孩子，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个孩子。胸前的那个孩子活着。这个场面，感动了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救孩子是父母的一种本能，一些家长近乎疯狂地往抢救现场里冲。惨剧发生了——一个男子，脚不小心碰到了一块石头，让一块水泥板失去支点，掉下去，压死了一个还活着的孩子。

尽管我们极力控制，场面还是混乱了！目击惨剧的人都骂那个男人，后来，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。

大约 13 日凌晨三四点，部队来了，我们被换下来休息。此时，才感觉一身迷彩服已全部湿透，冷得一直打战。那一夜，不敢到房子里去避雨，那一夜，坐在农户的屋檐下，迷迷糊糊中望着救援现场——

要是挖出活着的，就是一阵掌声。

要是挖到罹难者，大家就让出一条道来……然后，是亲人的痛哭声。

{ 马代宽的故事 }

马代宽：老家在绵竹市天池乡天池村 4 组，长住汉旺镇。天池乡与震中汶川只隔着几座山。

地震当天，回到天池。经历了生死劫难，并参与营救群众。

黄仲琼

5 月 12 日一大早，60 多岁的马叔从汉旺坐上去天池的公共汽车，准备回老家天池村 4 组去料理自己养的小蜜蜂，一般情况下，他都会搭当天下午 1 点的公交车返回汉旺。那天，因为很久没有见到的自家兄弟热情地留他一起吃饭喝酒，他便决定改坐下午 3 点的车。

两点多一点，马叔在兄弟家喝完酒，又料理了一下蜜蜂，刚回到自家屋檐下，地震就来了。对 1976 年的唐山地震，马叔很有印象。他赶紧往街沿下跳。街沿共有三梯，每下一梯都是一个滚。地下传来巨大的轰隆声，马叔说声音简直震耳朵。抱着院子里的一棵树，看着自家的房子像蛇一样扭曲变形，然后倒下去，一片尘土。等到地震基本结束，马叔赶紧赶到兄弟家，他边跑边喊兄弟的名字，却没有应声。等走近一看，兄弟正站在自家屋檐下，房子刚好从他身前往两边倒去。他边喊边拉了兄弟一把，只听兄弟回了一句：“咋子了（绵竹土话：怎么了）？”马叔答道：“地震了。”